

黄岭南清：荆山有玉犹在璞

■ 雷冠彦

多次听闻南清山清水秀之名,但囿于个人琐事,一直未能成行。癸卯年腊月二十四,周六,恰逢无事,天朗气清,是个出游的绝佳日子,便决意去南清一探究竟,看看传闻已久的村庄到底有何魔力。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站立南清村中央环顾四周,有“环滁皆山也”的既视之感。从进村的东北方向逆时针转,到正北、西北、正西,一直到西南方向,山势连绵不绝,逐次升高,一直到差不多正北的最高峰,再往西南方向山势就逐渐趋缓了。东北至正北的山脊线上,等距离矗立着十几架赫赫风车,白得灼目的立柱与巨大的风叶相连,仿佛拱卫天庭的一件件神兵利器。放眼望去,绿树皆秋色,山山惟“朝晖”。左右两侧以及身后的林木,借着山体的映衬和冬日暖阳的照射,绿色由于集聚亦显得尤为渐深至于黛青了,完全打破了我对冬天萧瑟、荒凉的固有印象。

惊异于南清树木之多之密,令人目不暇接。有常见富有地方特色的龙眼、荔枝和南蕉,榕树、橄榄树不算罕见,还有澳洲赤楠、柠檬桉、马占相思、台湾相思、油茶、非洲楝、肉豆蔻、土沉香、欖木等名目繁多的树种,恍惚中像是闯入了御林苑。漫步其间,移步易景。或高或低,时远时近,总有一幅山水田园画或者岭南国画在某个时刻倏然展开,让人猝不及防又避无可避。年轻的荣晓支书带着引而不发的自豪感告诉我,南清森林覆盖率达91.31%,是个天然氧吧。正因为如此,再加上环境清幽,南清在2019年就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国家森林乡村。

在村中绕行一圈后,又在刚入村的马路边驻足张望了一会,越发觉得南清的整体布局实在是妙。以党群服务中心和南清小学为中心,民居是以梯级和方向向四周攀升,梯度之间由巷道纵横勾连。无论是立于古榕树前的开阔地,还是身处党群服务中心所外的院落向远处观望,眼前的景象都让我不禁想起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两句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妙哉,南清!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错落有致的民居风格是南清最大的特点之一了。这是自然地势使然,但并未尝有巧夺天工般的独运匠心。家家户门前房前屋后都有各种树木荫蔽,其中以荔枝树为主,间或还有龙眼、土沉香、

欖木、灰莉、南蕉等掩映其间,给主人家增添了一种幽静恬然的氛围。陶渊明所描绘的故乡——“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也不过如此吧!给这种不饰雕工的精巧布局锦上添花的,当属庭院了。说是庭院,其实称之为园圃更为贴切,因为它既栽花,也种菜。位置因势而异,主屋前后左右均可。

就我看到的园圃来说,地块大都不大,条状、方形、三角形状居多。外侧一般是种一两排时兴或者主人家钟爱的花卉树木,如光叶子花、叶子花最为普遍,也看到有大花蕙兰、龙船花和胭脂掌,栽植桂花、柑橘和灰莉的也有。内侧大都用来种常见蔬菜了,如葱蒜、莴笋、芥菜、生菜、青菜、结球甘蓝、萝卜,以及需要竹架爬升的豆角和豌豆。在竹架下或者园圃外,还能看到野生的蓝花草或者是露兜树。从鸡圈跑出来散心的鸡在园圃觅食,看守的家犬尽忠职守,不断追逐驱赶。“鸡犬互鸣吠”,来来往往,闲适有趣。

美哉,南清!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来南清之前,我就笃定要去看看“三人石”。冥冥中,我坚信“三人石”是南清人民的信仰,流传至今的传说一定隐藏着南清人品性的神奇密码。

一路蹒跚,历经三个多小时跋涉,我艰难地登上最高峰,“三人石”所在的亚髻岭。正是落日时分。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加上四周极目远眺的苍莽景致,内心抑制不住大声呼喊的渴望。我眼神急切地搜寻“三人石”的位置,它就在正西的山沿边,被一排海岸松高高高低低遮住了一大半,只露出了巨石之上的“三人石”。“三人石”应该有三块石头,但从我站立的位置来看,像是只有一块。左高右低,左边像是一个狮头,右边是上短下长的一个豁口。落日被“三人石”下的巨石边沿和海岸松的树冠遮没了一角,虽极力冲破浓云的束缚,放出万丈霞光,但依然免不了被吞噬的命运。静默与悲壮弥漫。穹顶的天幕即将闭合,只有天涯尽头与地面相接的四海八荒之地,还有光亮透出,灰黑的阴云急遽变幻,四面八方快速朝西涌去。东边,与“三人石”相对而立的,是间隔不远的两根乳白色立柱,高耸入云的风叶已遮没看不出颜色和形状,只能听见呼呼的巨大声响。我想,哪吒的风火轮大抵也就如此吧。南北两边视野比较开阔,远处都是连绵的墨绿色山体,在亚髻岭和

环形的山体之间,就是散落各地的民居,那里就生活着像我和四周登山者这样平凡普通的芸芸众生。在众多关于“三人石”的传说当中,我最喜欢三仙童坐莲花的故事。一是和粤地崇尚道教信仰的传统吻合,也能解释求财、求寿、求名、登高必抚摸“三人石”的集体意识,二是反映了人民渴望安享太平的纯朴愿望。在这样偏远的世外桃源,所求不过如此。

逸哉,南清!

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

南清的南蕉是我欣赏和怜爱的。它衣衫褴褛,但不低眉顺眼,它风姿绰约,从不阿谀谄媚,像极了狂放、桀骜不羁、热情 and 自由奔放的吉卜赛女郎。从村口的三三两两,到村内的俯拾皆是,再到种植基地和山沟的成群结队,你总能感受到南蕉外放出的自由奔放气质,正如许巍在《曾经的你》中唱的那样“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南清人民没有鄙夷或是怠慢南蕉,以宽容、期许和耐心让其成势,种植面积总计千余亩,由产值五千元左右,打造出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香蕉(俗称南蕉)专业村的金字招牌,成为村中第一产业。

南蕉之后,值得称道的就数油茶了。油茶主要集中栽种于两处,一是新落成的灵王庙后的梯田,树龄二三年,有一百二十多亩。另一处在去往“三人石”必经的半道山路左边,也是梯田。上山途中我见着它时,一直在观察和辨认。团状,有大朵的白色茶花,聚集的黄色花苞星星点点,点缀在整体翠绿枝丫间。这一片油茶树龄也不大,三四年的样子,还不到结籽的时候。面积要较灵王庙后的那片大一些,估计有二三百亩。

除了南蕉和油茶外,还有荔枝、龙眼、水稻、姑稔和番薯等,但这些产业规模不大,除了自给自足外,也能在赶圩的时候售卖一些,贴补家用。南清人民是知足和感恩的。我去南清观光那天,恰逢灵王庙重修落成。男女老少的村民们不绝如缕来到灵王庙,将红色塑料箩筐装着的供礼小心翼翼地摆于供桌,然后烧纸焚香,下跪、祝祷、叩拜,脸色虔诚,安宁、神秘又显力量。

乐哉,南清!

南清,一个婉约、秀美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如天降璞玉徜徉在群山环抱间,静待绝世良工的到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样淡然、温润又带些小倔强的南清,你爱了没?

致母亲 (外二首)

■ 郭怀宽

对于你,我只有太多的感恩
仿佛我来到世上是为了复制你。八十三年的谦虚、善良、勤劳如光,穿越时空

曾经,我担心你成为墙上的孤寂
谁知与你相伴的是全世界的母亲而我,每天仰望你
踏着你的足迹

家里永远干净、舒适和飘着书香
邻里和睦互助 灯火可亲
居住的每个角落每个空间
都圣洁慈祥

墙上的你已活成
一幅名画,古色古香

静物
花瓶中的勿忘我已凋谢
依然保持着优美的姿态和黛紫

如墙上已故母亲的镜像,依然那么慈爱地笑着

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对话,我更喜欢在陶罐上插一束干枯的树枝
或者,让一只静止的蝴蝶沉睡在书页
让别样的美
展现自然与时间的和谐

在静物的世界里
一切都美得那么平静
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是纯粹的存在
正如那瓶红葡萄酒旁的两个酒杯

轻轻放下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能唤醒的醉语和梦境

静音
从寂静夜空传来
静音。古老的旋律,如行走的诗句
岁月流转穿越时空隧道

行走的一生,也需要伴奏
这回荡的静音
引领我向未知的远方

几十年的追寻
静音与吟哦,是风雨的低语
是日月的轻唤
天地一呼一吸,都是优美的

抒情曲
轻轻地在巷陌中穿行
我尾随那静音
走在诗的田野上
每一个脚印都是平仄的诗韵



扫码
关注
投稿

蓼花

■ 杨波

我若是你的向往
请别为我迷茫
我若是你的思念
请别为我忧伤
如果
我是你心中的红蓼
我愿把自己化作一枚
酒曲丸
在我们的世界里
发酵和升华
却不愿意成为寓意分别时候赠送的花
如果

我是你夜空的一颗星
我愿把自己豪放地点亮
在浩瀚的夜晚
与你遥遥相望

啊 但是
我什么都不是
既不是梦中的橄榄树
更不是站着的胡杨
我更像是沙漠里的一棵仙人掌
一棵浑身带刺而又扎不着人的
沙漠仙人掌

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 唐艺玲

今天是三月八日妇女节,近几年关于女权主义的讨论尤为热烈。时代进步,民智开化,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不过在这里我不想多加赘述,我只想谈谈这张照片和它背后的故事。

去年我们一家人去了海边。我爱咋咋乱拍,随身带了相机。到了礁石嶙峋之处,我爸和我弟就着沙石玩得亦亦乐乎。这个时候,她有点羞涩地让我给她拍张照。我不再乱拍,举起相机审慎找好角度,走前走后。我想给她拍特写,而不是普通的游客照。相机是她给我买的,但这却是我第一次认真真给她拍。

回去后,当我照常导出照片准备修图时,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应该修掉黑眼圈和痘印吗?我应该磨皮、应该加上姣好的妆容润色

吗?……这都是我一贯的修图步骤,但却不适用于她——她脸上的是岁月的痕迹。我无法将其抹去。即使强行消除她因工作忙碌而熬出的眼袋和暗沉、即使强行消除她无暇护肤而粗糙的毛孔,她松弛的皮肤也只是无言地存在着,淡淡地表示:承认吧,你老了。于是,这张照片我没有进行任何修饰,“原图直出”。

如果你耐心地读到了这里,那么:这幅照片不仅仅是为了引起与你的共鸣,提醒着我们彼此都应该珍惜眼前人,珍惜相处的每分每秒;也是为了击碎这伪命题:我们需要通过修饰才能证明女性的美丽与力量。当然,美是多元化的,我并不否认妆容为我们的美丽加分。但是,脸蛋粗糙而非光滑,皮肤黝黑而非白净,身形壮实而非纤

长,也依旧美丽——她的眼神里载着温柔和坚定,嘴边噙着浅浅的笑意向远方,默默地守护着背后的家庭:她的丈夫和孩子。

初一时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我的母亲。老师给家长看了这篇修辞堆砌又一挥而就的记叙文后我爸大发雷霆。幼稚之极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只在那篇作文里“真情实感”描写了她渐渐老去的容貌。唉,现在想起来真想抽自己。也或许是这之后她才在镜头前变得羞怯吧。

“她不是女儿的她,也不是妻子的她,也不是妈妈的她,也不是奶奶的她。她就是她自己。”——借用这段话:愿每个女孩都能成为她自己,发现属于自己的美丽与力量,也愿每个人都记得珍惜与感恩,守护彼此最重要的人。

第九章

上一章讲到张松东指示司机小杨找来春药和安眠药,拿到后,张松东把两种药混合着一股脑地冲入可乐罐,放置冰箱里。

不久,韩小倩应约而至。张松东热情招呼小倩坐下,从冰箱内拿出那罐可乐,倒入玻璃杯内,递到小倩面前。小倩谨记自己的任务,直接道明来意:“张总,龙主任交代我来拿一封信。”哦,不忌。你先把今天上访职工冲击办公楼的现场情况同我说说。”对张松东毫无防备之心的小倩捧起杯子,喝了一口可乐,润了润喉咙才开始讲述情况。张松东不时插话询问,特意延长谈话时间,好等小倩喝下过的药产生效果。就这么谈了一会儿,小倩便不知不觉地意识迷糊起来,身子斜靠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张松东怕药量不够,又给小倩灌了两口,然后用湿毛巾给小倩擦了把脸,再小心翼翼地托抱着小倩进入卧室,轻轻放在床上。张松东双手捧着小倩的头,理了理她她又浓又黑的柔发,双眼盯着小倩白里透红的脸,嫩得几乎能掐出水,再往下看小倩高耸的胸脯,张松东已是欲望飙升,呼吸都急促起来。

张松东有一个习惯,好东西一定要慢慢享受。这源自小时候妈妈给他们兄妹讲的一个故事: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从铁扇王仙那里偷回了几斤延年益寿的人参果,每人分得一个,猪八戒性急,一拿到手就整个一口吞下肚子了,什么味道也没有尝出来,而孙悟空、沙僧则一小口一小口津津有味地慢慢品尝。猪八戒问孙悟空:“哥哥,人参果啥味道?”这个故事让张松东印象深刻。

张松东一个纽扣一个纽扣地解着,仿佛猎人在享受着即将尝到“猎物”的兴奋之感。此刻,他想起有一次在寺庙卜卦,庙里解签的和尚说他“桃花朵朵,命犯佳人”。他晃了晃脑袋,喃喃道:“嘿!这点算得还真准!”

“砰砰砰!砰砰砰!”忽然,房门被撞得震天响。“开门!开门!”张松东听出是龙涛明的声音,慌忙关上卧室门,快步去开门。门一打开,龙涛明大喊着“小倩小倩”迅猛冲了进来。见客厅并没有小倩的身影,他大力推开挡在面前的张松东,一脚踢开卧室门,只见躺在床上的小倩,上衣已被解开,但幸好内衣和裤子还完好在身上。龙涛明奔到床边,扶起小倩,揽住她的双肩猛摇:“小倩小倩!你醒醒!”可小倩一直昏迷着,没有反应。见状,他快速帮小倩穿好上

小说连载 ⑨

衣,背起她就往外走。张松东眼见事情败露,赶紧拦住龙涛明:“老同学,咱们不至于因一个女人伤了感情吧?”龙涛明侧转过脸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骂道:“畜生!”说完大步绕开张松东,背着小倩冲出房间。

乘坐电梯直下酒店大堂,小杨的车就停在门口,龙涛明急切地说:“快,到市人民医院!”小杨看到小倩昏迷,啥也没敢问,一路飞驰将龙涛明和小倩送到了市人民医院。龙涛明背着小倩,着急忙慌地跑进医院,刚好碰到老熟人——门诊部主任余坚,便请他帮忙给小倩做了检查并安排到余主任的值班房里打点滴。

张松东下手太重了!幸好小倩身体素质好,打了两瓶氟马西尼注射液后慢慢苏醒过来。当她从龙涛明口中得知事情经过,后怕不已,失声痛哭着大骂:“张松东不是人!”龙涛明揽住小倩的肩膀,柔声安抚。哭了好一会,小倩才镇静下来,同龙涛明商量起这件事该怎么处理。两人商量半天,考虑到多方关系和小倩的名声,决定暂不报案。

护士进来收拾挂完的针水瓶走后,小倩又休息了一会,值班房内一时静下来。小倩转过脸,用还泛着莹莹泪痕的目光,深深凝望着龙涛明,心想:如果不是眼前这个男人,恐怕我的清白就给张松东那个禽兽毁了,这案子也就完了啊!同时,与龙涛明相处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品德为人,值得自己托付终身。她又想到前些日子,罗为斌家上门探亲,父亲硬逼着她必须嫁给罗为斌这件事,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小倩突然站起身,自顾自地走去关上房门。此举让龙涛明感到不解:“怎么了?”小倩没有答话,又走回到床边坐下,红着脸,向龙涛明含情脉脉地说:“龙哥,我的初夜现在给你。”

这太突然了!龙涛明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两步上前抓住小倩正在解扣子的手,用力把双眼紧紧闭住,深呼吸了几下,让自己冷静下来:“宝贝,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属于彼此,但绝不是现在。不要一时冲动,好吗?”“龙哥,如果不是你今天来得及时,我就被毁了!”小倩反手握住龙涛明,激动表示。但龙涛明一点都不想“趁火打劫”,他是一个追求爱情纯洁和完美的男

也红

■ 阿明

人,断然做不出“未敲钟就吃饭”这样的事情。再者,他今天遇到的事情太多了,不仅临时被任命为总厂负责人,还从张松东手中救下小倩,这桩桩件件都有待——理清头绪,而且二人当下所处的环境实在不适宜做有情人之事。龙涛明坐到小倩身旁,然后轻轻亲了亲她的额头:“没事了,宝贝,我们之间不用着急,日子还长呢!”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龙涛明上班“鸟枪换大炮”——再也不用骑自行车了,总厂车班给他配了个专职司机小张。现在小张正开着辆日式小霸王,载着新官上任的龙总往总厂驶去。

车上,昨晚一夜没睡好的龙涛明把椅背调得很低,斜躺着,又在思考总厂如今最大的难题——缺钱;职工讨薪要钱,填张松东留下的窟窿要钱,还银行贷款要钱,供应商、经销商、包工头要钱,买生产原材料更要钱。当家才知盐米贵,事事都得用钱,怎么办?

龙涛明陷入头脑风暴之中,不断转换着思路,突然想起大学毕业那年,老教授跟他讲的一个典故:愚公门前有两座大山,阻隔了他们家的出路,于是他下决心把这两座山搬走。这事被一个智者知道了,讥笑愚公搬屋。愚公说:“我搬一点,我死后,儿子搬一点,儿子死后,孙子搬一点,祖祖辈辈这样搬下去,肯定能搬走。”这事感动了神仙,神仙一夜之间就把这两座山搬走了。老教授说,移开两座山,对愚公来说,是天大的难事,可对神仙而言,不过小事一桩。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领导呀!龙涛明恍然大悟。

他在当办公室主任时,从厂志上看到过,现在的市委书记许东曾是树脂总厂的第一任书记兼厂长,又听说在张松东之前的老厂长罗为民同许书记关系非常好。于是,他马上调整今天的工作安排,叫来总厂工会主席岳云太一起带着一袋水果,直奔老厂长罗为民家。

路上,岳云太介绍情况说,罗为民算是树脂总厂的元老,许东任书记兼厂长时,罗为民当工会主席,那时自己只是个工会劳动竞赛干事。许东后来离开树脂总厂,又隔了两届,一把手的岗位才轮到罗

民。罗为民一家三口人,老婆女儿已经移民到了美国,他现在同保姆一起生活。

龙涛明问:“罗厂长为什么不去美国?”“龙总呀,这您就有所不知了,罗主席在江南市可是印钞机呀,他练得一手好书法,可谓一字千金。市里很多单位门面都挂着他的字,而他的信条就是看钱写字。”龙涛明兴致勃勃,听岳云太娓娓道来:“罗主席自小刻苦学习文征明的行书,后来自创了罗氏行楷,隽秀飘逸、神韵十足,字字生动。两年前,他儿子把他写的行楷作品《滕王阁序》带到美国西雅图拍卖,被一位华侨以20万美元拍走了。这消息传回江南市,罗主席书写的《滕王阁序》市场价一下子涨过百万!”岳云太话语里充满羡慕。

说到这里,小张已把车开到了树脂总厂生活区干部楼,罗为民家住三楼东头。来之前,岳云太已给罗为民打过电话。车一到楼下,罗为民从窗台上就看到了,便站在了门口迎接。

龙涛明第一回见这位老厂长,迅速将他打量了一番。罗为民身长约有一米八,身形偏瘦,穿着一套休闲西裤,并在白衬衫外套了一件紧身的黑色无线褂,有一种天生的文人雅士之气。

龙涛明赶紧上前几步,热情地握住罗为民的手:“老厂长,您好!不速之客,打扰您了。”罗为民忙说:“贵客,贵客,新官上任,蓬荜生辉呀!请进,请进。”

岳云太也提着水果袋,上前一小步:“罗主席,老厂长来前还专程买了您最爱吃的山竹水果呢。”岳云太既想讨好龙涛明,又想龙涛明面前表现出他同罗为民的熟络。罗为民顺着岳云太的话头:“龙厂长有心了。”然后,话锋一转:“云太呀,你现在领导的水平可高了,能政能商,能文能武。”龙涛明知道罗为民这是在说恭维话,并不放在心上。

罗为民领二人进了屋内,直接招呼他们到书房。

一进书房,龙涛明顿觉大开眼界。他看出,书房由两个房间打通装修,整体布置得古色古香。正北面摆着一张巨大的楠木书法案台,案台上摆放着大小不一的纯狼毫手工制毛笔,还有一个极大的歙砚老坑黑龙尾砚台。十米左右的西墙,全部分格

装修成贮存字画的木柜,柜门上标着年代、朝代和书法家姓名。除东墙处开了扇可通往露台的小门外,东南两面墙全挂满了书法作品,只见楷、草、隶、篆、行等各种字体集齐。最醒目的当属南墙正中那一幅写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八个大字的狂草,落款“许东”。见龙涛明对这幅字很有兴趣,一直盯着看,罗为民便过来介绍:“许书记天生禀赋、功力浑厚,书法悟性远在我之上。但他极其低调,社会上几乎看不到他的作品,这幅……”说到这里,罗为民故意收声,不再往下细说,卖起了关子。

其实,自接到岳云太电话,告知龙涛明要上门拜访,罗为民就揣摸龙涛明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是有什么事求到他头上。如今瞧龙涛明这么关注许书记的作品,罗为民心里马上猜测,莫非是想让他帮忙同许东牵线搭桥?

想到这,罗为民已大概知道龙涛明的醉翁之意,于是引导他们俩往露台走去,露台外又有洞天,各种奇花异草、怪石禅盆、琳琅满目。可惜,此刻的龙涛明并没有心思欣赏,跟随罗为民径直走到露台中间十平米左右的凉亭里坐下。刚才在客厅泡茶的保姆飘然而至,罗为民喊她:“阿青,上茶。”龙涛明和岳云太一同看向这位约莫20岁出头的年轻保姆。

岳云太见阿青顾盼生姿、楚楚动人,立马被吸引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罗为民介绍说:“阿青是我的远房亲戚,日常照顾我的生活起居。这两年,她对书法感兴趣,练习起了临摹,还老想拜我为师,我还没答应呢。”说到这里,瞟了一眼阿青。阿青撇了撇嘴,回敬了一个媚眼。两人神色交换之间,观察人微的龙涛明便猜出他们的关系绝不如罗为民嘴上说得这么单纯。

阿青为三人上完茶,身姿袅娜地返回屋去,留下三个各有所思的男人。罗为民一边品茶,一边打起了“太极”,对龙涛明说:“我最近写了一首打油诗,请你雅正。”罗为民放下茶杯,悠悠念出:“早起散步看花开,品茶写字亦快哉。两耳不闻窗外事,神仙日子天天来。”

话音才落,岳云太便点头称道:“罗主席好文采!您确实过的是神仙日子!”龙涛明却听出了罗为民诗中的弦外之音,可一想到树脂总厂正形势危难,他只当没听出来,也不想再耽搁时间了,便诚恳地说:“老厂长,我和岳主席登门拜访,实有一事相求,恳请您约许书记,我请他吃个便饭。”

罗为民不肯许东书记呢?请看第十章。